





**吐蕃史演义**

丹珠昂奔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0.5印张 216,000字 印数：1—1,5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04 定价：1.70元

ISBN 7-80505-029-5/I·29

---

## 内 容 简 介

你想了解中华民族中的强悍强者吗？

你想认识高原民族的粗犷性格吗？

你想知道吐蕃王朝的兴衰衍变史吗？

那就请你读一读这部史诗般的通俗小说吧！这部小说，完全用故事的形式，生动地叙述并概括了吐蕃几个世纪的风貌。有风土人情，有乡俗礼仪。情节生动，故事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有些情节感人之力相当强烈，以至催人泪下。

作品语言精炼、干净，且通俗易懂，而且有许多是精辟的藏族格言和藏族民间的生动语言。

## 聂赤赞普

巍巍的喜玛拉雅，滔滔的雅鲁藏布，在雪域古国的土地上不知诞生多少年了：山上的雪亮着，永远亮着；江中的水流着，永远流着，就连那吐蕃的祖先是猕猴变来的传说，也不知讲了多少代了。雅砻河谷进行游猎生活的人们，在自己的部落里安静地生活着，饲养着自己的牛羊家畜。然而，长久的宁静是没有的，时间把人们为生存和财富的斗争岁月，轻轻推到了他们面前。

牛角号急促地响着，一声，一声，又一声。伴随这急促的号声，传来一阵惊悚、急切的呼叫：“门人来抢牛了！门人来抢牛了！”

简陋的窝铺、篷帐里，跑出一个个手持棍棒弓箭的人，飞快地向那个稍高的土丘跑去。洛氏、纳氏、昆氏、怒氏、斯氏、波氏六个氏族的年轻男女会齐了，门人已赶着牦牛远远地离去，只留下了黄雾般扬起的尘土。

牛，就是生命，被抢走牛的怒、斯两氏族的男男女女，急躁、愤怒，时而掩面哭泣：“牛，牛，我们的牛啊！”时而切齿咒骂：“吃吧，吃了我的牛肉，准会胀死；穿了我的牛皮，浑身流脓！”时而争吵埋怨：“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追？不是自己的孩子，狗咬心也不疼！”没有丢牛的四个氏族的人们，有的

观望，有的惧怕：“门人雄悍，我们别丢了牛，又去死人哪！”也有的说：“牛要要，人也要要，关键是大家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因而，有人主张追，有人主张不追，七嘴八舌，各执己见，讨论了一袋烟功夫，还没有结果。一位纳氏的白须老人说：“大家别争啦！左脚向东，右脚向西，是永远走不成路的。这是门人第三次抢牛了，我们吃了两次亏，绝不能去吃第三次。双腿追不上獐子，有了扣子，獐子自己会死在脚下；不想办法的人是世界上最蠢的人。我看我们不追了，明天一早去煨桑、祭神，重新盟誓，推选一个能指挥大家的领袖吧。否则，各行其事，怎么保得了这些牦牛呢？牦牛守不住，到冬天就没吃的了！”

怒、斯二氏族的人不高兴，可是没有其他办法，也只得同意了。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好！你老说得好！我们就照你的办吧。”

翌日，天刚朦朦亮，牦牛六部氏族的十二名代表，在赞塘贡玛山下宰了三头牛，煨起了冲天的桑烟，等到太阳象火炭般露出顶儿，便赤脚踩着血淋淋的皮子发誓道：“天神啊，你明鉴；地神啊，你明鉴；日月啊，你明鉴；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打击敌人，共同守卫财富。谁要背盟违背誓，就让雷电来惩罚他，让洪水来惩罚他，让烈火来惩罚他，让饥饿来惩罚他！”

大家正在盟誓，猛听得身后不远的柳林里山摇地动一声虎啸。那庄严、肃穆的气氛马上冲散了，十二个人乱成一团。那位纳氏老人急忙喊道：“别乱！别乱！快，拿家伙！妈的，八成是让它闻到血味儿了。”

众人扯弓拿箭，刚准备好，一只三岁小牛大的猛虎张牙舞爪，一蹦三跳，狂风般冲到他们面前。两个胆小的呼天叫地扭头跑，其他几个连连放了十数箭，是由于箭法本来不及，还是心惊胆颤盯不住目标，拿不稳弓，没一箭射中。那猛虎狂吼着，张着血盆大口，身子向后一缩，纵身跃起，直冲那站在最前面的纳氏老人扑来。人们“啊！啊！”地惊叫着。老人的生命就要葬入虎口了！

突然，不知从那儿飞来一箭，伸展的强劲的虎爪聚然收缩，猛虎象条口袋般跌落在地上，哀鸣着，挣扎了挣扎，绝气了。

一场虚惊。纳氏老人从地上爬起来，摸着额头上的汗，踢了死老虎一脚，解嘲地说：“鬼货，吓得我骨头也差点变成水了！呃，谁射的箭，这么准，好样儿的，英雄！”他拔出箭一看，懵了，“嗯？不是我们的人！……”

“不是我们的，难道是天上飞来的？你老大概吓花眼了吧？”不知谁嘟哝了一句，那惊乱后的声音还在打颤。

“花眼？我打了四十年猎，难道还会把狐狸看成兔子？哼，你们那臭手哪能做得出这样漂亮的箭？”

大家不约而同围上前看箭：“果真是。”“可是，谁会在这关键时刻射上一箭？不会是神吧？”

众人正在疑惑，左侧柳林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气度轩昂的年轻猎人。纳氏老人笑道：“瞧，这不是，箭的主人来了！”随即他快步迎上前，施礼，“感谢恩人，不是你这一箭，我这把老骨头这会儿早到虎肚子里了！”

年轻猎人说了些什么，可是谁也听不懂。

拉波、拉赛几个觉得此人来的蹊跷，打着手势，问道：“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树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恩人，你从哪儿来呀？”

年轻猎人温和地笑了笑，指指身后——身后是赞塘贡玛山，身后是湛蓝的天空。大伙儿纳闷了：从哪儿来？山上？还是天上？

纳氏老人拈着胡须摇摇头：“不明白。恩人哪，你到底从哪儿来？”

年轻猎手仍然指着后面。众人依旧莫名其妙。

纳氏老人学着他的样儿，推测地比划了比划，晃着脑袋琢磨了琢磨，一下笑眯了眼：“孩子们，看，这是天神啊，他说他从天上来，是上天送给我们的领袖呀！”

大伙儿经老人这么一提示，仿佛都明白了，一起伏倒在地拜了几拜，每个人摘了林间的一束小花献给他，比肩为座，前呼后拥，一面下山，一面向氏族的人们热情地招呼道：“大家快来看啊！大家快来看啊！天神来做我们的首领了！天神来做我们的首领了！”

雅砻河谷牦牛六部氏族的人们都来拜见他。因为他是用脖颈扛来的，大家就叫他“聂赤赞普”（以脖颈为宝座的英杰），他做了吐蕃的第一代王。自此以后，吐蕃的王就叫“赞普”了。

聂赤赞普不但英勇善战，而且颇有计谋。后来与门人的三次战斗，连连胜利，不但夺回了原来抢去的牛，还捉来了许多奴隶。门人经营畜牧业，以善于修筑碉堡而闻名，赞普便让他们在一处盛产红柳香莎的山岗上修起吐蕃历史上第一个宫殿——雍布拉岗宫（意为“红柳香莎宫”）。雍布拉岗东面



靠山，西北面是陡峭的石壁，只有南面有点缓坡，象是一只猛狮雄踞在山峰顶上，雅砻河谷的一切都在它的眼下。敌人入侵时，可以居高临下，详知战况，从而从容地指挥战斗；一旦失利，可以逃进堡寨，据固坚守。天势地利，聂赤赞普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

此后，聂赤赞普传位给穆赤赞普，又经过丁赤、索赤、美赤、达赤、塞赤五代赞普的努力，加之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精心辅佐，吐蕃如同刚刚出壳的鹏鸟，逐渐有了羽毛。然而，到吐蕃八世王直贡赞普时，雍布拉岗的石阶上又留下了他人的脚印。

## 罗阿篡位

直贡赞普还没取名字就没了父亲。大臣们要立王子殿下为赞普，就去问他的祖母卓夏玛济林玛：“老太后啊，殿下要袭大位了，你起个吉祥昌盛的名字吧。”

满脸皱纹，耳目昏聩的老祖母抖着下颌，用舌头舔舔无牙的牙床，说：“狼虫虎豹，日月星辰，取名字不是简单事，看他命里有没有。我问你们三件事：畿地方的扎玛岩坍了没有？当玛地方的母牦牛草场火烧了没有？登列维尔湖干涸了没有？”大臣们回答说：“岩没坍，草场没被烧，湖水没有干涸。”可是，卓夏玛济林玛错听为“岩坍了，草场烧了，湖水干涸了。”她伤心地闭着眼，憋了半天，才流着泪说：“象征王命的圣地衰竭了，魔鬼将会在那里舞蹈，鹞提悉勃野家族的恶运要来了，就叫他直贡（“剑亡”之意）赞普吧，他肯定会死于仇人刀下的！”

老祖母起的名字这样不吉利，这使年纪越来越长的直贡赞普非常反感。他好象感到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嘲笑他、诅咒他：挨刀的，怎么还不死，性格日益变得骄横易怒，变幻莫测，时时都显出一种气势汹汹的拼命架势。他常常粗声大气地对下属吆喝：“你们敢与我比试武艺吗？”下属诚惶诚恐、诺

诺连声：“不敢！不敢！”直贡赞普顺手扇上几个耳光，朗声笑道：“量你们也不敢！”长此以往，怨声载道。连他不成年的儿子们也劝道：“父王啊，百姓和大臣中怨恨你的人多了，您可要好好思考思考啊！”

直贡赞普冷笑道：“思考？天还思考何时下雨吗？地还思考何时种庄稼吗？夏歧、聂歧、嘉歧，我的好儿子，你们放心好了，天神的子孙永远是天神，我不会有有什么危险的！”

夏歧、聂歧、嘉歧无法，让母亲札后劝说。赞普照例无所谓。札后又让辅助国政的哥哥天苯波师进谏。天苯波师对直贡赞普说：“陛下，参天的大树，假如自身没有腐朽，蚯蚓能拱倒吗？”

赞普说：“不能。”

天苯波师又问：“陛下，阳神和战神是人的两个保护神，假如我们自身把它赶走了，我们的生命还会安全吗？”

赞普回答道：“不能。当阳神和战神离我们越远，恶魔和疾病就离我们越近。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那么，陛下，象你这样威震四方的赞普，假如不善理朝政，亲爱下属，用自己的言行取得民众的信任，就不怕有朝一日，象参天大树那样倒掉，象失去战神和阳神保护的人那样，让疾病缠身，让恶魔来喋食你的血肉？”

说到自己，直贡赞普涨红了脸，狠狠扇了天苯波师一记耳光，啐道：“这是《十万白龙》<sup>①</sup>中说的？还是《色尔尼》中说的？不会是先饶米沃且<sup>②</sup>祖师说的吧？王是天神的儿子，难

---

①苯教经典。

②苯教创世人。

道天神的儿子也会象木一样倒掉，象常人一样死去吗？”

天苯波师受了侮辱，委屈地向天哭诉：“曲坚木嫫<sup>①</sup>啊，优秀的母亲，世界的王后，你可看见了，赞普神圣的躯体被黑雾裹住了，谁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驱散哪！”

美丽的王后无可奈何地劝着哥哥：“哥哥，哥哥，别这样……”她流着泪，“以后，由他好了！”

天苯波师说：“可是，妹妹，你知道，他的灾难会成为你的、我的和整个吐蕃臣民的灾难哪！……可是——好了，我再也不去劝他了。等他出事的时候，他会后悔的。”不久，天苯波师离开宫廷到外地传教去了。

天苯波师的赌气出走，并没有引起赞普的注意。直贡赞普依然飞扬跋扈。这天，他刚狩猎回来，看见过去的牧马奴，现在当了守卫宫室小官的罗阿木达孜正在逗着一只小狗，专心致志，竟连赞普走到身边的脚步声也没听到。罗阿木达孜有勇有谋，特别喜欢养狗，这是赞普早就听说了的。猛地，直贡赞普飞起一脚，把狗踢出丈八远。受了伤的小狗，可怜地呜呜叫着，溜到一边去了。勃然大怒的罗阿木达孜霍地立起，把手伸向对方的衣领——突然，他的手象摸到了蛇似的倏地缩了回来，脸上也呈现出尴尬的笑容：“赞普，是你？……”

“是我。爱狗的人狗是生命。怎么？踢飞了你的宝贝，不生气？刚才还满脸怒气呢，这会儿又笑了，笑得不自然。装的。干么装呢？来，扑上来揍我呀？”直贡赞普双手插腰，一嘴挑衅的语言。

---

<sup>①</sup>苯教徒崇信的万物最早的母亲。

罗阿说：“哪里敢？臣以为是别人。”

“是呀，要是别人，你将怎么样呢？”

“这个？……”罗阿不敢讲。

“说！”直贡赞普指着他的鼻子吼道。

罗阿见不说不行，只得唯唯诺诺说：“我想揍他一顿……”

“来哇，你想揍他一顿，来、来、来，你来揍啊！你来揍啊！我刚说了的！”说着，直贡赞普“劈啪”扇了罗阿几个耳光。

罗阿口鼻流血，却强忍着愤怒，说：“陛下，请容臣把话说完，你揍也不迟。”

直贡赞普乜斜眼睛，嘿嘿笑着，绕着罗阿转来转去：“好，你说，没说完的都说，都说，省得留在脑子里发霉长毛不舒服。”

罗阿低着头，却是咬着牙，阴狠地说：“臣想跟他比试武艺。”他知道直贡赞普到处找人比试武艺。

直贡赞普朗声狞笑了：“比试武艺？哈哈！比试武艺……普天之下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敢和我比试的。来来来，拔出刀来，我们现在就拼个你死我活。”

罗阿依然低着头：“臣不敢。”

“不敢？哼，不敢可不行，男子汉说出来的话，就要做到。来来来，拔出你的刀来。”直贡赞普挥着手中的刀，拿着架势，就要向罗阿刺来。旁边围满了兵士、百姓和官吏。可是，由于赞普性情暴躁，说一不二，谁也不敢上前劝解，都替罗阿捏着一把汗。

此时的罗阿也知死到临头了，心中一阵惊怵，却来了主意：“假如陛下硬要与我比试，我倒有个请求。”

“快讲！”直贡赞普迫不及待。

罗阿说：“请陛下赐我一身上好的铠甲和娘若香波城堡。咱们在本月月圆的时候，列阵比试。”

直贡赞普欣然答应：“好！罗阿象个男子汉！”把自己的一套铠甲赐给罗阿，又下令让罗阿接管娘若香波城堡。

比试的期限一天天接近了，王后的眼睛也哭肿了。她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三个王子也每日怯生生地望着父亲。有时王后大着胆去哭劝赞普：“陛下，一不为亲人复仇，二不为国民除害，三不为牛羊财产，快别比试了吧，刀枪弓箭，无情之物，一旦有个闪伤，叫我们母子如何生活？鹫提悉勃野家族的王位如何保护？祖宗辛苦创建的国家还要不要啊？”

直贡赞普只是冷冷地磨着刀，他的思想在另外一条线上，病态的刺激使他分外地固执：“我不信，我是天神的子孙，我不会死在刀剑之下！近四十年了，我的名字就象绞索一样勒着我，紧紧地勒着我。我不信，我不信，我会死于刀剑之下！我是天神的儿子……”

一天，一个笨教师来见直贡赞普：“陛下，我听说你要与那个牧马奴罗阿比试武艺？”

“是的。”

“我有决胜的办法。”

“讲。有重赏。”

那笨教师煞有介事地说：“陛下是天神的子孙，作战要有方略。只要你在右肩上挂只死狐，左肩上挂只死鼠，罗阿一见你身上的死狐死鼠，就会想到自己狐鼠一样卑贱的出身，

阳神和战神就会离我们而去。陛下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割下他的脑袋了。”

直贡赞普重重谢过苯教师，信心更足了。

月圆了，皎洁的月光照射着娘若香波城堡，城堡下卧着一百头驮着灰袋子的黑牦牛。每头牛身上向外刺着两枚锋利的矛刃。全身披甲的罗阿手执钢刀立在马上，他身后近百名弓箭手严阵以待。直贡赞普带着他的百人卫队来到城堡前，喊道：“罗阿，今夜月亮正好，快出来跟我比试武艺！”

罗阿在马上喊道：“陛下，你离我太远了，没办法比试！”其实，心里怕直贡赞普。

直贡赞普听了，骂道：“混账东西，就是你事儿多！前来，前来……”他指挥着百人卫队渐渐挨近了堡寨，喊道：“罗阿，快流出来，跟我比试武艺！”

罗阿应声催马驰来，看到赞普右肩挂死狐，左肩挂死鼠，心中暗喜：“好，现在我把天神当做死狐死鼠去杀，就不怕了！苯教师的主意真高！”嘴里却说：“陛下，你肩上多了两件法宝，下臣不敢比试了！”

直贡赞普骂了几句粗话，拍马来战罗阿，罗阿也抖擞来战赞普。俩人你来我往，杀了三、四十个回合，不见胜负。罗阿架住赞普的刀说：“陛下，光我俩比试算不了本事。我的城堡里只有五十个人，你率领着你的卫队攻城吧。城破了，就算我失败，把头割给你。”

直贡赞普骂道：“魔鬼，尿没尿完屎又来了，是你当赞普还是我当赞普？好好好，等着吧，我攻下城堡掏了你的心喂狗！”说着，率领人马，高声呐喊着，前来攻城。

罗阿这边立即驱出那驮着灰袋子的牦牛，矛刃刺破了灰袋子，刺伤了野性子的牦牛，一百头牦牛在月光下如同一百个魔怪，横冲直撞。须臾间，灰袋破漏，尘雾迷漫。

直贡赞普正向前冲着，突然感到眼前降下一道黑幕，灰味儿扑鼻而来。他正在纳闷，灰幕里嗖嗖嗖射来数箭，心想：不好，中罗阿奸计了！刚想勒马后退，身上早中了几箭，疼彻骨髓，禁不住扔了器械、马缰，跌落马下。事到如今，这才后悔莫及：“不听亲人的劝阻，终有今天的灾难，惭愧！惭愧！”

纷乱的牛蹄踩着奄奄一息的直贡赞普。那百人卫队一半死伤，一半逃散了。

地上，直贡赞普死了，只留下血肉模糊的尸体。一切寂静了，月亮也颤颤地躲进了云层，只有那死狐死鼠嘲讽似地龇着牙。

第三天，雍布拉岗的宫室里，哭泣着的王后迎来的不是捷报，而是噩耗；不是直贡赞普，而是罗阿木达孜。罗阿当场宣布：“赞普死了，我把他的尸体放在包有铜边的棺木里，抛进雅鲁藏布去了。王子夏歧流放工布、聂歧流放娘布、嘉歧流放包布。王后留在宫中侍候。”

王后说：“我有身孕，求你把我同小儿子嘉歧一块儿流放了吧，别让我留在宫中。”罗阿陡然作色道：“如今雍布拉岗的主人是我，你们要听我的。臭狗屎，老子器重你，你倒不赏脸，直贡赞普的舌尖是热的，难道我的是凉的吗？”

王后知道逃不出魔掌，亲着每个孩子，让他们去找舅舅天笨波师，找回赞普的尸体，为悉勃野家族报仇。夏歧、



聂歧、嘉歧兄弟三个哭拜了母亲，看着巍峨壮丽的雍布拉岗，依依惜别。

哗哗的秋雨，拍打着雍布拉岗的一石一草，浓浓的雾气将雅砻河谷填满了。夏歧、聂歧、嘉歧在押解人的驱使下，踩着泥泞的道路，向雾海里走去。